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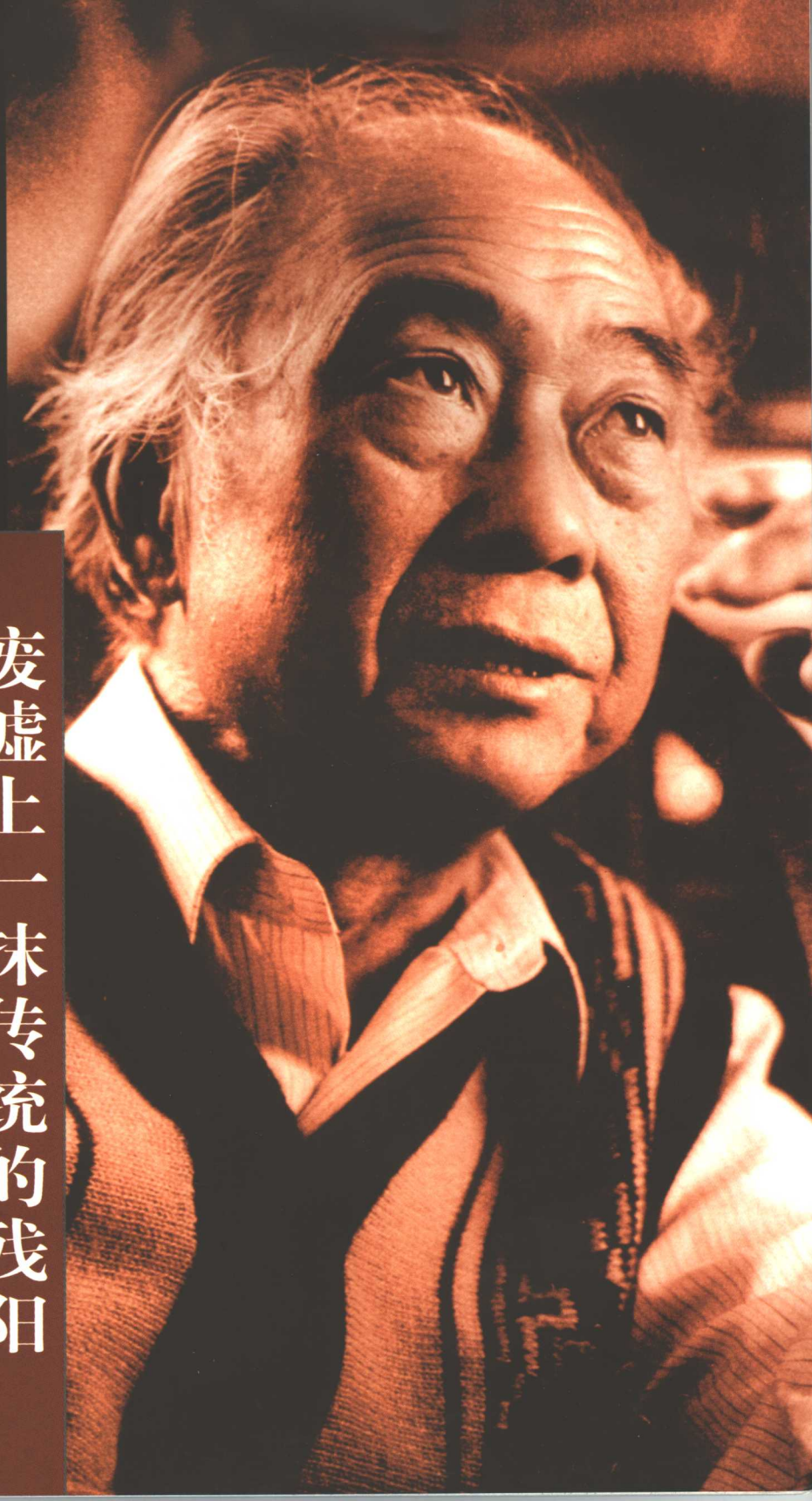
李辉 主编

汪曾祺

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

汪凌 著

大象出版社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李 辉 主编

汪曾祺

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

汪 凌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汪曾祺: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/汪凌著. —郑州:
大象出版社, 2005. 12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李辉主编)
ISBN 7-5347-3851-2

I. 汪... II. 汪... III. 汪曾祺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3284 号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汪曾祺:废墟上一抹传统的残阳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著 者 汪 凌

责任编辑 成 艳

责任校对 孙 波

装帧设计 但汉琼

出版发行 **大象出版社**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(总编室电话:63863572 发行部:63863551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3 5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 65957860 - 351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新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、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手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像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、《弗吉丽亚·伍尔芙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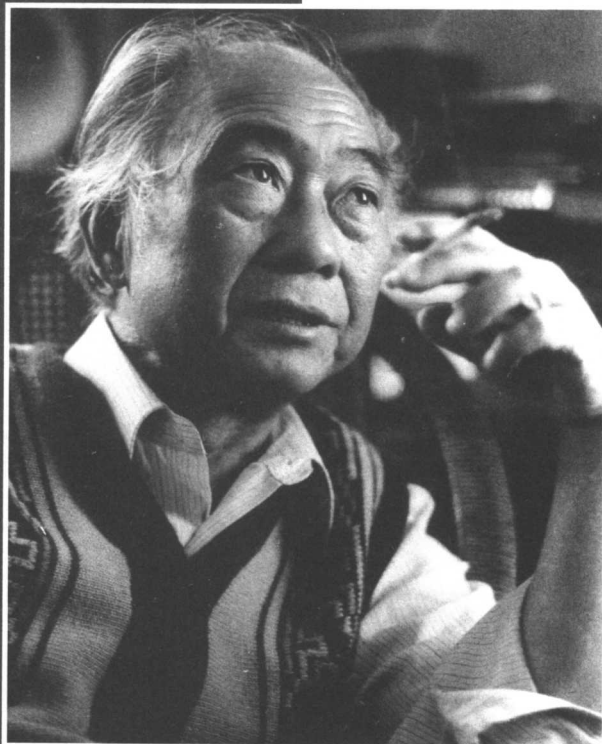
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、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。同时，在正文之外，本书系还特意以“补白”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等文字。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更具内涵。我想，这样的编排，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、多侧面、更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的原因。

2000年、2001年两年里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、梁思成、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。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，为此，自2002年起，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，“书系”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，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。我的设想是，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，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，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。

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。

2001年12月25日，北京



1987 年在家中。



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。(1991年)

1

高邮比我想像得要衰老，然而，这里却是汪曾祺的故乡。

2004年6月下旬，我先到南京，然后，沿宁扬高速公路前往高邮。沿途，除了青青田野，还有随处可见的荫荫草木，间杂着高高矮矮的红白丁香树。公路上的隔离带是被修剪成圆柱形的矮松和丁香，靠近城区，修剪的痕迹尚浓；离得远了，花和树便因人工罕至而恣意地生长。那时正值高温，空气中蒸腾着炎炎暑气，一丛一丛的丁香花掠过我眼前，却无从寻觅戴望舒诗中幽雅静谧的意境。

1981年，汪曾祺一别故乡四十二年。返乡途中，应该也有丁香花盛开吧。转眼间，高邮已在眼前了。

高邮隶属扬州，一向以生产咸鸭蛋闻名于外，这让汪曾祺很不以为然。因

为，此地历史悠久，早在六七千年前，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。秦王嬴政筑高台置邮亭，“高邮”之名由此而来；还因为“世风崇文”，这里文化底蕴丰厚，北宋著名词人秦观、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等均出生于此，在二十世纪末，则出了一位著名作家——汪曾祺。

和汪曾祺有关的旧物旧事，都在高邮旧城人民路一带。这里依然青石板铺路，沿街有人家，也有店铺。沿街的门面，多是漆成黑色的狭长木板，即“铺闷子门”——“列宽可一尺的厚厚的门板嵌在门框和门槛的槽子里”（《异秉》）。清晨，卸掉木板即是店堂；黄昏，上了门板就表示歇业。风吹雨淋，门板早已褪色，有的剥落了油漆，斑斑驳驳，时间的年轮与沧桑一目了然。当时正是中午时分，屋内或屋外的煤球炉上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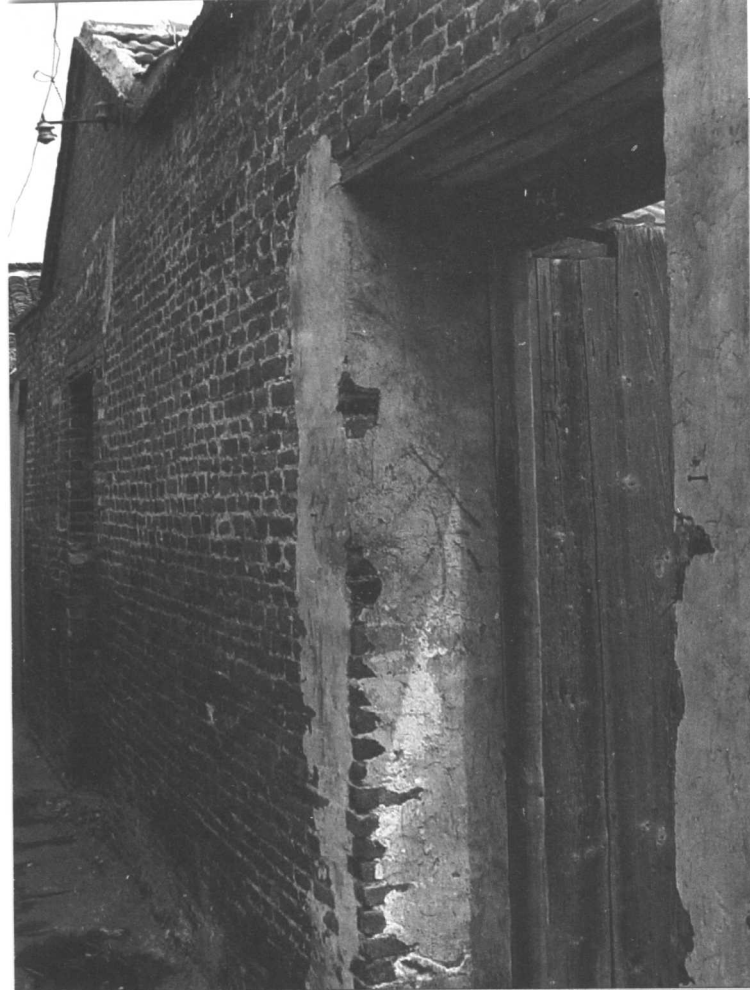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氏纪念馆大门。

在当代作家中，我最爱读汪曾祺的小说。他的小说（包括他的散文）可以称之为“文化小说”，字里行间有书香味，有江南的泥土芳香。你总觉得他的小说是用毛笔写的，而且是竖写的，写在毛边纸上的。他有时善于说故事，看得你入神，有时又善于营造气氛，使你身临其境。他重视文字，精于遣词造句，但写出来又是大白话，毫无斧凿痕，亲切得使你想拥抱它。读完他的小说之后，好像作者还在轻轻对你说：“谢谢收看。”1985年我有幸与汪曾祺一同访问香港，他貌不惊人，朴实得像旧书店的老营业员，但一开口就是文化。文如其人，他的小说就像他人那样不骄矜，不卖弄，有风韵，有品位。

沙叶新





我很喜欢读汪曾祺同志的作品……读了《大淖记事》这样的作品，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，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。

杨沫

大淖巷。

炒菜锅飘出阵阵香味。说朴素也罢，说古意也好，悠闲自在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
我要找大淖巷和芑家巷，一路问，一路径往深处走去……在一个狭窄的巷子口，一块铜牌钉在青石墙上，大淖巷到了，大淖该是在它的尽头。

淖，是一片大水。说是湖泊，似还不够，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，春夏水盛时，是颇为浩淼的。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。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。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。春初水暖，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荻和灰绿色的蒹葭，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夏天，茅草、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，在微风中不住点头。秋天，全都枯黄了，就被人割去，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。冬天，下雪，这里总比别处先白。化雪的时候，也比别处化得慢。河水解冻了，发绿了，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。（《大淖记事》）

《大淖记事》发表于1981年，是汪曾祺在一年半时间里连续写下的七篇故里小说中的第四篇。小说写大淖的颜色、声音、气味“和街里不一样”；写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爱情，也“和街里穿长衣念过‘子曰’的人完全不同”。小说写情事，却非常干净，不染尘埃，几乎是一幅幅风俗画，人事浸濡其中，相得益彰。

小说里的人事，在我眼前一一掠过，我按图索骥，寻觅而去。曲折的巷子里很安静，其中一扇门虚掩着，望进去是个天井，一张陈旧的雕花木桌旁围着四只长条凳，木凳中央已磨得略有凹陷，可见年代久远。一位眉须全白的老者，正坐在竹椅上打盹。此情此景让人产生错觉，宛如时光已经凝固。

走到巷子尽头，又向右侧延伸而出……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了。

可是，眼前的大淖已成一处臭水浜，野草灌木杂生，几乎填满了水地。小说里的那个诗意的沙洲如今是一片红砖建筑，据说是家种鸭场。

此大淖已非彼大淖！人非物也非！一切都在静悄悄地改变。

我走进对面的苕家巷，找到11号汪家老宅，有一位老人，从面相到神态，都与汪曾祺颇相像。这应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了。交谈中，我忽然有些恍惚，

我见到的大淖——垃圾堆积，臭烘烘。





上图：文游台里的汪曾祺文学馆。
下图：文游台里的秦观塑像。

如果汪曾祺不去西南联大，大概也会像他的这个兄弟，终老于此吧？

汪家成片的老屋如今只剩下逼仄狭小的几间，据说这都是过去汪家堆放杂物的地方。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，大片的房屋或充公，或被人占去，已非己有。汪家人带我去看保全堂和老虎灶，看当年宅院大门的所在，如今，它们都成别家屋院了。汪曾祺在世时，老家人还心存些指望，现在则不再幻想，只是对前来游历的人说说而已。

告辞了汪家，我又去文游台拜望（汪曾祺写过一篇《文游台》，该是他少年记忆中的文游台吧）。那里本是纪念秦观（少游）的地方，现在家乡人把汪曾祺也请了进去，在一个侧院，开辟了汪曾祺纪念馆。

世事的变迁就是这样巨大。





八十年代末期。

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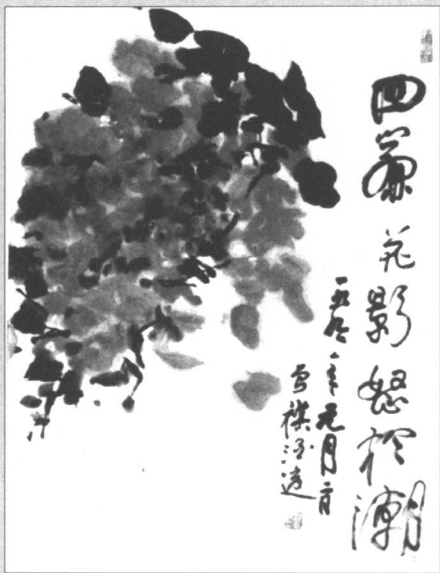
贯穿城市南北的古老的京杭大运河，到高邮便成了“悬河”。有一段河堤砌着石级，传说这里曾是康熙或乾隆泊舟登岸的地方，所以叫做“御码头”。高邮人在此立了碑，建造了牌坊，俨然一处历史遗迹。拾级而上，一股潮湿、略带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使人顿生清凉之意。宽阔、舒缓的河面上，不时有货船经过；也有泊在岸边的，船上几乎不见人的踪影，静悄悄的。这让我想起汪曾祺笔下运河行大船的情形。他说小时候看运河里行大船，精壮的船夫裸露着古铜色上身，把篙子投进水里，用肩窝处顶着篙子一步步从船头走向船尾。可是现在，货船都用机器带动，常常三四条地连在一起，从岸上望过去，细长的一条，有时能听到“突突”的马达声，有时则连声息都没有，人力的壮美早已退缩于记忆中，曾经的野性与豪情如今再也无从找寻了。

在运河两岸，杂生着我叫不出名的灌木和草树，沿河公路的另一侧，却是农家景象，有水田，也有荷塘，或者就是一塘水。站在河边，目送河水流淌，我心里被一股热热的思绪所感动，千年来，斗转星移，世事变迁，大运河始终朴素地、汤汤地、包容一切地向东而去。我想像着，十九岁以前的汪曾祺在运河边上的情形，独自一人，有时远远地看运河上的船夫舞篙子，有时听河边的村姑扯起尖脆的嗓门……这些童年印象，后来，都一一进入满面风尘满面霜的“老头儿”（汪曾祺子女对他的昵称）的作品当中。

1920年3月5日，农历正月十五，正是中国传统元宵节，在高邮城北门外东头茆家巷汪家的宅院里，三房汪菊生的媳妇杨氏产下一子，即汪曾祺。杨氏头胎是一个女孩，因此，汪曾祺的出生，给全家带来了欢乐，成为大家钟爱的“惯宝宝”。因为他肤色黑，小名“黑子”。小时他常去自家开的药铺玩，尤其保全堂，几乎天天去，店里伙计都叫他“黑少”。

大运河边的牌楼。





汪曾祺继母任氏。

母亲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是模糊的。汪曾祺出生后，她的身体越来越坏，被诊为肺病，这在当时是绝症。于是她自我隔绝，住进一间偏屋，不让人抱儿子去见她。汪曾祺三岁时，杨氏终于不治。因此，汪曾祺对生母的印象，只依稀和旁的事物联在一起：一是父亲带着他，陪母亲乘船去淮安看病，船篷里挂着好些船家自腌的大头菜，大头菜的气味便一直在他鼻息间萦绕；再是一丛秋海棠，种在母亲房外小天井里的花台上，自开自落，红艳艳地始终留在他记忆里。此外，他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母亲写的大楷，知道了母亲读过书，嫁到汪家后过着一种悠闲的生活，并不为柴米操心的。

后来，父亲继娶了张氏。张氏将前房孩子当做己出一般地呵护体贴，因此，在汪曾祺心里，对这位后娘是尊敬而喜爱的。然而，这位张氏娘在婚前就有了肺病的征兆，到汪家后又操劳家务，没几年也去世了。汪曾祺十七岁在外地读高二的时候，父亲又娶了第三位妻子，是为任氏。汪曾祺十九岁就离开家乡，因此他和这位任氏娘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，直到1981年，才又彼此相见。他对任氏娘很尊敬，“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”。

当时县里已经有了西式学堂，汪曾祺先上县立第五小学附属幼稚园，随后就读于第五小学。小小年纪，他就颇有“才名”，因为国文和书画都好，很得老师的喜爱。学校在一座佛寺旁，他几乎天天放学后去佛寺，看哼哈二将、四大天王、释迦牟尼、十八罗汉和观音；从学校回家的路上，他要经过一条大街，街上有各种店铺，手工作坊、布店、酱园、爆仗店、烧饼店、染坊……他一路走一路看，小城里的人和事都印在他脑子里了。汪曾祺的初中是在县立初级中学读的，主课是国文、英文和数学，他依然是国文、美术好于其他，依然好奇于学校里原有的放生鱼池、供奉吕洞宾的小亭子、别处少见的紫竹、护城河边如烟的柳浪、一丛一丛的野蔷薇、大红绑腿的猎人和斑鸠……高邮县没有高中，于是汪曾祺考取了江阴的南菁中学。这是一所重理化轻文史的名校，课业沉重。他勉强应对，却买了一部词学丛书，用毛笔抄宋词，“既练了书法，也略窥了词意”。此外，他还常常看《子不语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、《板桥杂记》一类的闲书。少年人的好奇心，民间生活的熏养，对古典文学的爱好，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都有非常大的影响。

汪家附近的东大街旧景。





旧时的大埠。

有《受戒》这件趣闻提醒，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，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，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。领导也表示同意了，没想到他却拒绝。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。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。这样直到去世，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。

邓友梅

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，江阴即告沦陷，南菁中学回不去了。随后的两年，汪曾祺先后在淮安、盐城的高中以及迁到高邮的扬州中学借读。

江阴沦陷，汪曾祺和家人在父亲的率领下，前往高邮附近的庵赵庄避祸。他们住在村中一个小庵里，汪曾祺也因此遇到了一些人事，记住了庵前的一副对联——“一花一世界，三藐三菩提”。四十三年后的某一天，这些往事突然浮现于汪曾祺的脑际，短篇小说《受戒》就这样诞生了。小说甫一发表，即引起轰动，人们兴奋之余也纳闷，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。

《受戒》描写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苏北的田园背景下，小和尚明海与少女小英子之间朦朦胧胧的感情。明海被舅舅领去荸荠庵当和尚，庵中和尚过着近似俗人的生活，没有太多清规戒律。庵旁居住着赵姓一家四口，自家日子过得兴旺，还租了庵里的田，小英子是这家的小女儿。因为年龄相仿，庵里没事的时候，明海常去小英子家。明海聪慧伶俐，赵家人都喜欢他。而在少年明海的心里，小英子留在田埂上的一串